

我们曾经擦肩而过

撑着油纸伞，独自彷徨在悠长、悠长又寂寥的雨巷，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。
——或许我们曾擦肩而过

第一次看到《雨巷》是在戴望舒的《我的记忆》这本诗集上发现的，泛黄的扉页透露出时间的久远，带着潮味的纸张，翻起来“哗哗”做响，好似江南春雨打在青石板上的声音，就这样，被她——丁香一样的姑娘所吸引...我期待着有一天遇见你。

于是开始重复做着梦。梦里古巷幽然，细雨飘洒，笼一片江南烟雨色。青石方砖铺就的小路上，承载着人们纷杂的脚步，通向未知的远方，幽幽的散发着浓厚的古朴与庄重。砖石砌就的房屋，顶上是江南灰色的小瓦，在细密的雨丝里，微微泛着青光，触开了心底那片最柔软的地方，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。我蓦然间发现自己的内心是如此向往江南的小城，向往那传统依旧，清欢未尽的古镇。我爱江南吗？或许吧，可能我只是爱上了那个丁香般的姑娘。

终于等不急了，我走进了乌镇，隐匿在江南的烟雨桨声，近了又近...

初夏时节，坐在乌篷船里，听妇人摆渡的潺潺水声，轻缓的划到对岸，只需几分钟的时间。河边的临水人家都推开了窗，很多人家的窗台上都摆满了花，最多的当数一簇簇火红的海棠。恍惚间看到那个丁香般的姑娘满脸愁怨的摆着窗台上的海棠花，时而望向纯净的天空，似是等待着什么，似是盼望着什么...一眨眼，她便消失了，这个世界似乎又变得明朗起来。

乌镇，好似一个时光机器。当你踏入这里的那一瞬间，你会发觉，你不是活在 21 世纪，而是活在已是久远的年代里。时光在这里仿佛失去了力气，被无限的放慢。

乌镇最有特色的是那间蓝印花布染坊。一条条蓝色印花布，在风中招摇。阳光穿透下来，蓝白色小花呼之欲出，是那种清淡淳朴的美。想起《似水年华》里文和英的一场对白。“我们相爱过吗？”“相爱过。”“多久？”“好像是一瞬间。”“那剩下的呢？”“剩下的，是无尽的挣扎和惦念。”文和英的身影在一条条蓝印花布里穿来穿去，爱情就在这一条条蓝印花布里寻寻觅觅，终是没有结果。我想，那个丁香般的姑娘也是为了爱情而惆怅的吧，是吗？可能吧...

穿着印花布吊带裙，张扬着光着脚丫，走在石板路之间，细沙摩擦冰凉着十脚趾，踩着一块块石板，惬意十足。沿着西市河漫步，细细的印刻古镇的风韵。一块块的石板，一座座古桥，衰老的民房倒影在水中，勾画出小桥流水人家。如此真实触及，又如梦境般融入灯影下。露天的黑白电影，热情的汗珠滴落在记忆的轮回中。绿的树、白的墙、窄的巷，还有悄然从墙的那边蔓延过来伸展的枝蔓，在这样一座充满古典美的意境的城里，带过的一阵风仿佛都能惊动周遭万物。最是城里曲折的老巷，在岁月的风霜下磨的光溜溜的石头，斑驳的树影下，洗脑的孩童脸上所洋溢的干净的笑颜，于是又似看到了那个丁香般的姑娘身着旗袍端坐在树下，拨弄着几根弦，似是杂乱却成曲调，哀怨悲伤。我想，那个丁香般的姑娘是因为想家了而愁怨的吧，是吗？可能吧...

忽而，天空不再明媚，有点灰暗，滴落下一颗又一颗雨珠，砸在宁静的乌镇上，宛如镜子破裂的声音，倒不如晴天雨来的滋润和明媚。就像当地人说的，在乌镇淋着淅沥的小雨，或漫步在小巷深处，或泛舟于湖上都是世上最美的一瞬间，无谓船上看岸上亦是岸上望船上都相看两不厌，如此说的倒都是摒弃了阴天的雨只说了那晴天雨的好处呢。

低头缓缓地走在小巷中，刚才因为阳光而稍燥热的心被这场突兀的雨打断了心绪，天空暗了，灯却还没亮起，这古镇的规矩现在看来却有点死板，四周都是一片黑暗，偶尔能从古旧的木窗透过一些昏黄的灯光，旁边林立的小间还嘤嘤的哼唱着机器放的小曲，可是刚才在

那里聚集的人儿却全都消散开来，只剩那忽明忽暗的小调穿梭在小巷中。不知怎地，这种感觉甚是悲凉，从人头攒动欢声笑语一下落入稀稀落落悄无声息，对于我这种及其感性的人是万万承受不起的。就在这样的场景，我又看到了那个丁香般的少女，撑着一把油纸伞，仿佛那就是她的一片天，可是想来无论是手里的那把伞还是现在灰暗的天空是她的世界，都是半点光都透不进来的。她慢慢地慢慢地挪步于雨中，时不时地还会叹声气。那么单薄的背影，一个人独自徘徊于悠长的小巷，那么迷茫、那么无措、那么孤独...我好似懂了，明白了她的忧伤，只是这种忧伤不适合于那么明媚的乌镇。我想，那丁香般的姑娘定是在黑暗中经历过什么挫折才如此彷徨的吧，是吗？我想是的。

在这里，烟起雾落，云蒸霞蔚，草长莺飞，花开花落。

我爱江南吗？是的，但我却再也不愿遇见那位丁香般的姑娘，我愿她自此出现在明媚的阳光之中，再次遇见不再有悲伤，那么就这样擦肩而过吧。